

自己的园地
雨天的书

周作人

自己的园地 雨天的书

中国现代文学
作品选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

自己的园地
雨天的书

周作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周作人的散文在新文学史上曾有过很大的影响。本书选印的是他早期两部主要的散文集。《自己的园地》于一九二三年九月由北京晨报社初版,《雨天的书》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由北京新潮社初版,现均据初版本重排。《雨天的书》中个别篇章已见于《自己的园地》者,作存目处理。对个别文字错讹作了校正。这些作品或讽喻现实,或泛谈文艺,或描绘生活琐事,均具有浓厚的知识性和趣味性,表现出一种幽隽淡远的意态,和冲淡平和的独特风格。

自己的园地 雨天的书

Zijideyuandi Yutianshushu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2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1/32} 印张 12 插页 16

1988年4月北京第1版 198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530

ISBN 7-02-000190-4/I·191

书号 10019·4241 定价 3.05 元

目 录

自己的园地

序	3
自己的园地十八篇一九二二年一月至十月	6
一 自己的园地	6
二 文艺上的宽容	8
三 国粹与欧化	11
四 贵族的与平民的	14
五 诗的效用	16
六 古文学	20
七 文艺的统一	23
八 文艺上的异物	25
九 神话与传说	29
十 歌谣	33
十一 谜语	36
十二 论小诗	40
十三 情诗	47
十四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51
十五 《沉沦》	54
十六 《王尔德童话》	58
十七 《你往何处去》	62

十八 《魔侠传》	64
绿洲十五篇一九二三年一月至七月	70
一 《鐔百姿》	70
二 法布耳《昆虫记》	72
三 猥褻论	75
四 文艺与道德	78
五 《歌咏儿童的文学》	85
六 《俺的春天》	88
七 儿童剧	91
八 玩具	94
九 儿童的书	97
十 《镜花缘》	100
十一 《旧梦》	103
十二 《世界语读本》	106
十三 《结婚的爱》	108
十四 《爱的创作》	111
十五 《梦》	115
杂文二十篇	119
文艺批评杂话 一九二三年二月	119
地方与文艺 同年三月	124
三个文学家的纪念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127
诗人席烈的百年忌 一九二二年七月	131
森鸥外博士 同年七月	136
有岛武郎 一九二三年七月	139
日本的讽刺诗 同年五月	142
希腊的小诗 同年七月	147

儿童的文学 一九二〇年十月	152
吕坤的《演小儿语》 一九二三年四月	161
读《童谣大观》 同年三月	165
读《各省童谣集》 同年五月	170
送爱罗先珂君 一九二二年七月	175
怀爱罗先珂君 同年十一月	178
再送爱罗先珂君 一九二三年四月	180
怀旧 一九二二年八月	182
怀旧之二	184
学校生活的一叶 同年十一月	186
山中杂信 一九二一年六月至九月	189
夏夜梦 一九二二年八月	202
娱园 一九二三年三月	216
寻路的人 (代跋)	219

插画七叶

- 一 草虫模样透彫铁罈
- 二 竹久梦二画小孩
- 三 克路轩克画《小妖与鞋匠》
- 四 弗罗倍尔画像
- 五 陀思妥也夫斯奇画像
- 六 波特来耳画像
- 七 席烈画像

雨天的书

自序一	223
自序二	224

苦雨	227
鸟声	231
日记与尺牘	233
死之默想	237
唁辞	240
若子的病	243
体操	247
怀旧(存目)	
学校生活的一叶(存目)	
初恋(存目)	
娱园(存目)	
故乡的野菜	249
北京的茶食	252
喝茶	254
苍蝇	257
“破脚骨”	261
日本的海贼	264
我们的敌人	267
十字街头的塔	270
上下身	273
黑背心	276
托尔斯泰的事情	280
“大人之危害”及其他	285
蔼理斯的话	288

生活之艺术	291
笠翁与兼好法师	294
狗抓地毯	297
“净观”	300
与友人论性道德书	302
与友人论怀乡书	306
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	308
教训之无用	311
无谓的感慨	313
日本的人情美	316
我的复古的经验	319
一年的长进	322
元旦试笔	324
沉默	326
山中杂信(存目)	
济南道中	329
济南道中之二	332
济南道中之三	336
文法之趣味	339
神话的辩护	343
续神话的辩护	346
神话的典故	349
舍伦的故事	353
科学小说	357

读《纺轮的故事》	361
读《欲海回狂》.....	364
读《京华碧血录》	367
《雨条腿》序	370
附录	
十五年前的回忆(汪仲贤)	373

插画

病室前之若子

哈多主教(十六世纪木版画)

戈丹的三个聪明人(Copeland 画)

葛理斯画像

拉勃来画像

斯芬克思(古希腊陶器画)

自己的园地

序

这一集里分有三部，一是《自己的园地》十八篇，一九二二年所作，二是《绿洲》十五篇，一九二三年所作，三是杂文二十篇，除了《儿童的文学》等三篇外，都是近两年内随时写下的文章。

这五十三篇小文，我要申明一句，并不是什么批评。我相信批评是主观的欣赏不是客观的检察，是抒情的论文不是盛气的指摘；然而我对于前者实在没有这样自信，对于后者也还要有一点自尊，所以在真假的批评两方面都不能比附上去。简单的说，这只是我的写在纸上的谈话，虽然有许多地方更为生硬，但比口说或者也更为明白一点了。

大前年的夏天，我在西山养病的时候，曾经做过一条杂感曰《胜业》，说因为“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所以我们应该少作多译，这才是胜业。荏苒三年，胜业依旧不修，却写下了几十篇无聊的文章，说来不免惭愧，但是仔细一想，也未必然。我们太要求不朽，想于社会有益，就太抹杀了自己；其实不朽决不是著作的目的，有益社会也并非著者的义务，只因他是这样想，要这样说，这才是一切文艺存在的根据。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浅

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己觉得要说时便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因为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所以平庸的文章正是平庸的人的真表现，比讲高雅而虚伪的话要诚实得多了。

世间欺侮天才，欺侮著而又崇拜天才的世间也并轻蔑庸人，人们不愿听荒野的叫声，然而对于酒后茶余的谈笑，又将凭了先知之名去加以诃斥。这都是错的。我想，世人的心与口如不尽被虚伪所封锁，我愿意倾听“愚民”的自诉衷曲，当能得到如大艺术家所能给予的同样的慰安。我是爱好文艺者，我想在文艺里理解别人的心情，在文艺里找出自己的心情，得到被理解的愉快。在这一点上，如能得到满足，我总是感谢的，所以我享乐——我想——天才的创造，也享乐庸人的谈话。世界的批评家法兰西（Anatole France）在《文学生活》（第一卷）上说，

“著者说他自己的生活，怨恨，喜乐与忧患的时候，他并不使我们觉得厌倦。……”

因此我们那样的爱那大人物的书简和日记，以及那些人所写的，他们即使并不是大人物，只要他们有所爱，有所信，有所望，只要在笔尖下留下了他们自身的一部分。若想到这个，那庸人的心的确即是一个惊异。”

我自己知道这些文章都有点拙劣生硬，但还能说出我所想说的话：我平常喜欢寻求友人谈话，现在也就寻求想象的友人请他们听我的无聊赖的闲谈。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生人的弱点——想象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我并不想

这些文章会于别人有什么用处，或者可以给予多少愉悦；我只想表现平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此外并无别的目的。因此我把近两年的文章都收在里边，除了许多讽刺的“杂感”以及不惬意的一两篇论文；其中也有近于游戏的文字，如《山中杂信》等，本是“杂感”一类，但因为这也可以见我的一种癖气，所以将他收在本集里了。

我因寂寞，在文学上寻求慰安：夹杂读书，胡乱作文，不值学人之一笑，但在自己总得了相当的效果了。或者国内有和我心情相同的人，便将这本杂集呈献与他：倘若没有，也就罢了。——反正寂寞之上没有更上的寂寞了。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

自己的园地

一 自己的园地

在一百五十年前，法国的福祿特尔做了一本小说《亢迭特》(Candide)，叙述人世的苦难，嘲笑“全舌博士”的乐天哲学。亢迭特与他的老师全舌博士经了许多忧患，终于在土耳其的一角里住下，种园过活，才能得到安住。亢迭特对于全舌博士的始终不渝的乐天说，下结论道，“这些都是很好，但我们还不如去耕种自己的园地”。这句格言现在已经是“脍炙人口”，意思也很明白，不必再等我下什么注脚。但是我现在把他抄来，却有一点别的意义。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应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在这平淡无奇的说话中间，我所想要特地申明的，只是在于种蔷薇地丁也是耕种我们自己的园地，与种果蔬药材，虽是种类不同而有同一的价值。

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这是要在先声明的。我并非厌薄别种活动而不屑为，——我平常承认各种活动于生活

都是必要，实在是小半由于没有这样的材能，大半由于缺少这样的趣味，所以不得不在这中间定一个去就。但我对于这个选择并不后悔，并不惭愧地面的小与出产的薄弱而且似乎无用。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去种蔷薇地丁，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常办法，即使如别人所说各人果真应报社会的恩，我也相信已经报答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果蔬药材，却也一样迫切的需要蔷薇与地丁，——如有蔑视这些的社会，那便是白痴的，只有形体而没有精神生活的社会，我们没有去顾视他的必要。倘若用了什么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美其名曰迎合社会心理，——那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

有人说道，据你所说，那么你所主张的文艺，一定是人生派的艺术了。泛称人生派的艺术，我当然是没有什么反对，但是普通所谓人生派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对于这个我却有一点意见。“为艺术的艺术”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至于如王尔德的提倡人生之艺术化，固然不很妥当；“为人生的艺术”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也何尝不把艺术与人生分离呢？我以为艺术当然是人生的，因为他本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表现，叫他怎能与人生分离？“为人生”——于人生有实利，当然也是艺术本有的一种作用，但并非唯一的职务。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

的艺术便好了。“为艺术”派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为人生”派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现在却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又即以为实生活的基本；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我所说的蔷薇地丁的种作，便是如此：有些人种花聊以消遣，有些人种花志在卖钱，真种花者以种花为其生活，——而花亦未尝不美，未尝于人无益。

二 文艺上的宽容

英国伯利(Bury)教授著《思想自由史》第四章上有几句话道，“新派对于【罗马】教会的反叛之理智上的根据，是私人判断的权利，便是宗教自由的要义。但是那改革家只对于他们自己这样主张，而且一到他们将自己的信条造成了之后，又将这主张取消了。”这个情形不但在宗教上是如此，每逢文艺上一种新派起来的时候，必定有许多人，——自己是前一次革命成功的英雄，拿了批评上的许多大道理，来堵塞新潮流的进行。我们在文艺的历史上看见这种情形的反复出现，不免要笑，觉得聪明的批评家之稀有，实不下于创作的天才。主张自己的判断的权利而不承认他人中的自我，为一切不宽容的原因，文学家过于尊信自己的流别，以为是最唯一的“道”，至于蔑视别派为异端，虽然也无足怪，然